

中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

曹志前 郝在今 杨菊芳 编

國
新大亨

· 人物卷

- 吃息族
- 个体世界
- 中国摇滚大腕
- 中国时装模特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人物卷

中国新大亨

曹志前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大亨/曹志前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2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人物卷/郝在今等编)

ISBN 7-5035-0361-2

I. 中…

II. 曹…

III.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IV. I25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95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7.20元

编者的话

有一类作品，未设文学大奖，很少理论鼓吹，却在无声无息间铺满中国大地。

这就是纪实。

90年代看纪实！

社会变革剧烈，寻找真实的人选择纪实；经济飞跃发展，搜集信息的人寻求纪实；生活节奏紧张，娱乐休闲的人钟情纪实。

对这类新流行的文体，有的称为社会大特写、纪实文学，有的沿用通讯、报告文学，学术界至今没有定名。编者以为，作为新闻与文学结合的产物，这是一种具有多元特征的边缘文体，还是称“纪实”为好。尽管这种文体在形式上还有待成熟，但其生命力，将不亚于风行80年代的报告文学。

然而，当下的纪实多得使人担心“泛滥”，花哨得使人怀疑“悬乎”。纪实，似乎也需要择优汰劣，提升品位。

三位编者都是纪实队伍中的诚心写作者，自以为还熟悉情况；中央党校出版社则打算收揽纪实佳作，有魄力演出重头戏。于是，《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就此问世。

这套丛书以优、新、全为宗旨，力求总揽90年代的优秀作品，以最快速度陆续推出。第一批编选中短篇作品，分经济、社会、法制、婚恋、消费、人物6卷。今后将采用开放式编排，灵活多样。

最受欢迎的纪实被喊作“火爆”。火爆的作者描写火爆的问题，火爆的报刊发表火爆的文章，一套丛书奉献四重火爆，岂不

是挡不住的诱惑？

我们力求使本丛书在纪实阵地中有些“权威”架势，但是，一网打尽天下英雄实难如愿。所幸，这套丛书将繁衍于整个90年代，好作品总有机会出演。

摄下生活，透视时代，留存历史，《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与90年代同步前行。

1993年8月

目 录

寄生北京的吃息族·····	刘一达(1)
中国新大亨·····	李 建(18)
中国摇滚大腕·····	伊沙 蒋涛(33)
当代中国时装模特发展纪实·····	孙小杰(47)
大都市里“消费女”·····	闻 纪(59)
京城大厦的白领小姐·····	刘 昕(71)
京城私人保镖·····	曹志前(101)
公派出国人员的喜与忧·····	连继民(112)
在海外发财的中国人·····	徐京利(125)
出国潮中的留守男士·····	凌 捷(138)
布达佩斯的华人世界 ·····	施晓慧 王宪举 刘宁荣(148)
国际盲流·····	郝在今(158)
北京房屋倒爷·····	冯卫东 杨兰亭(183)
做明星梦的少男少女·····	江心 左夫(197)
圆明园不安分的画家部落·····	蒋才虎(209)
文身人·····	张庆和(222)
文化个体户·文化经济人 ·····	殷金梯(231)
形形色色的假记者·····	杜峻晓(252)
神秘的书商·····	刘汉太(262)
深圳打工仔·····	杨菊芳(276)
红桥个体世界·····	韩小慧(311)
当代包工头揭秘·····	野 茗(326)

家庭盲流群体.....万 政(337)

九十年代看纪实(跋).....陈 冀(348)

后记.....(359)

寄生北京的吃息族

刘 一 达

都市生活中的“怪胎”

当代的都市生活，犹如一块五彩缤纷的调色板。

改革开放的大潮，使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猛烈的撞击。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所呈现出的奇光异彩，社会分工的裂变以及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令人眼花缭乱，震荡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社会带来长足的进步，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改革大潮泥沙俱下，难免产生一些令人困惑，令人扼腕的现象，当今都市出现吃息族就是其中之一。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90年代，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辞典里加进‘吃息者’这个条目。”

“吃息者”，简言之，即指那些把手中的钱存

入银行按期提取利息，并以此为生计的人。显然，敢于靠利息吃饭的人，所存的款项不是小数目。

考究起来，“吃息者”并不是新名词。大约从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诞生的那一天起，“吃息者”就已经出现，但是我国都市出现食利阶层，却是最近几年的事。

尽管我国银行的私人储蓄存款利率已经下降到令国际金融界感到吃惊的水准。但是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却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1991年底，有关方面宣布，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已超过万亿元。这种现象实在令经济界人士感到困惑。毫无疑问，这亿万万元的存款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遍布城乡的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款”阶层。到1992年1月末，北京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305.6亿元。金融界人士说：“北京市储蓄存款自1988年2月突破100亿大关后，一直保持强劲的增势，从100亿元增至200亿元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而从200亿元增至300亿元仅用了一年半。不可否认，“吃息者”队伍的扩大和大量投入，对银行储蓄存款的猛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北京市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仅为2040元，虽然比上一年增长了14.2%，但其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准。北京市目前有个体经营户14万多，从业人员20多万，注册资金6亿多，自1986年起，累计纳税7.66亿，仅1991年就达2亿多。另据有关方面介绍，5年来，他们向社会捐款达609.67万元。在对其中1000多户的抽样调查表明，平均年收入均在4万元左右，有的能达10万到40万。是城镇居民收入的20多倍。对于个体经济户以勤劳和经营得法而致富的现象，社会各方面从心理上是可以承受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为市场繁荣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据北京市东城区某工商银行储蓄所对储户所作的分析，存款超过万元的仅占全部储蓄的10%，显然急剧增长的银行存款余额是集中在少数富裕户手中。

经济界人士分析,即使是头脑简单经营乏术的经营者,也不会放弃市场,把资金变为资本,而把它转移到银行。更何况日益下降的银行储蓄利率对他们根本没有吸引力。按照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银行利率水准来测算,完全依靠利息为生计,存款必须在2万元以上。而北京地区的一般市民中万元户的家庭比例不足1%。毫无疑问,“吃息者”既不是个体经营者,也不属于依靠固定收入的国营、集体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而是那些占有相当数量财产的有闲阶层。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金融系统对私人存款给予保密。出于种种原因,“吃息者”对个人所存的款是守口如瓶的。因此,我们很难掌握城市“吃息者”的确切人数。

在都市生活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衣着华丽,派头十足,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有自己的住房、汽车,有情人和宠物。他们出入高级饭店、酒吧,掏数千元点最名贵的菜肴,他们光顾各种高级时装店,敢于问津最豪华的时装、皮鞋,他们可以用10万元买一条狗,花几万元买一条热带鱼,在牌桌上出手不凡,在歌舞厅及高级娱乐场所一掷千金,他们为图一时的欢娱,对金钱的挥霍和对奢侈排场的不断升级的追求,他们变换花样的尽情享受,就连一般的外国人都瞠目结舌。他们既是时间上的富翁,也是金钱的占有者。这些人便是都市的新贵族——吃息族。

法国大作家雨果说:“精神的眼睛,除了在人的心里,再没有旁的地方可以见到更多的异彩,更多的黑暗,再没有比那更可怕,更复杂,更神秘,更变化无穷的东西。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笔者在采访过程中体会到,打开每一个“吃息者”的人生档案,都会看到他们不同寻常,波诡云谲的生活经历。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能够感到他们奢华纵欲的生活方式和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放浪形骸,怪诞不经,不如说是纸醉金迷,游戏人生。他们的轻裘肥马,花天酒地,物欲横流,掩饰不

了内心的空虚无聊。他们在财富上是贵族，在精神上却是乞丐。表面上他们走进了享受的殿堂，实际上他们步入了欲望的沟壑和思想的荒原。

“息爷”都是些什么人

A篇：12000元点一首歌

——顾主霍三的体面

喜欢调侃的北京人习惯于把暴富者谑称为“大款”，有时后面加个“爷”字，曰“款爷”。款是钱的别名，“大款”即富翁之意，而“爷”字则指的是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作派。

如果有心，随便叩开某一位“款爷”的心扉，都能听到他们在生意场中敢冒风险斗智斗勇斗心的许多故事。然而，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令人很难理解：一些在经济领域里的商战中不畏风险，发家致富的“款爷”，却打了退堂鼓，毅然“急流勇退”，解甲归田，离开竞争的生意口，将丰厚的积蓄存入“保值生利”的银行，背靠金融这棵没有任何风险的大树，当起了以吃利息为生的“悠哉公”。

在京城“息爷”当中，霍三算得上是个“人物”。有关他的种种夸财斗富之举，笔者常有耳闻，可又对他的荒诞行径却难以置信。日前，霍三那里又爆出一个“冷门”，使笔者因奇所动前去造访。

霍三的大号叫霍春生，曾是很有名的“糖葫芦大王”。他正是靠卖北京人爱吃的糖葫芦发的迹。1978年初，霍三在某机床厂当钳工，玩扑克牌赌输了500块钱。家里穷，还不上债，他铤而走险，当起了“娄阿鼠”，偷了工厂价值几千元的两盘铜丝。东窗事发，他成了阶下囚。三年大狱出来后，铁饭碗没了，走投无路之下，他领了个体营业执照。靠蹬三轮，两年赚了几千块钱。之后，他又瞅准了京城当时沉寂的糖葫芦市场，灵机一动，带上一箱“五粮液”，奔了京郊怀柔县山区，跟承包红果树的山区先交酒

肉朋友后侃价，一棵树50块，来年丰产欠产全归他。一下子就包了200多棵树。第二年红果大丰收，他找了辆卡车拉回城，雇了五个“小保姆”粘成糖葫芦，成了批发商，一年下来，干赚2万多块。这笔钱成了他的资本，他在繁华的西单大街开饭馆，以后又与广东客联营开服装店，红红火火地扑腾了六七年，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谁也没料到在他年富力强而且生意兴隆之际，竟突然出让了所经营的店铺，宣布“告老还乡”。有人大惑不解，霍却出语惊人：“我挣的钱够花一辈子了，再多也用不完，何必劳神费力地瞎折腾，生意口风云难测，我还是见好就收吧。”于是他把钱存入银行，当上了有钱有闲的“息爷”。他的家底到底有多少，至今是个谜，人们只是从他在一次酒后吐真言时露的一句话上分析推测，在7位数以上。如此估算，每月的利息就接近万元。

霍三其貌不扬，平时又不修边幅，那身打扮跟街头巷尾收废品卖花生仁的老乡相差无几。他经常出入京城的高级饭店，遇到不摸他底细的主儿稍有怠慢，他便拿出钱来说话，弄得人窘迫难堪，啼笑皆非。一次，他到某四星级饭店，服务小姐衣貌取人，把他当成了乞丐，欲拒之门外。霍三大怒，从兜里掏出一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撕成两半扔在地上，然后径直进了餐厅，一气儿点了两千块钱的珍馐佳肴，每菜只动一筷子，便扬长而去。惊得饭店经理和服务小姐目瞪口呆。第二天，他再次来到这家饭店，经理慌忙出来作陪。霍三把脸一板，命经理为他斟酒点烟，待经理陪着笑脸一一照办后，他竟莫名其妙地开怀大笑起来，弄得经理茫然不知所措。霍三要的就是这个“谱儿”。

霍三其人其事颇多荒诞，而这次奇闻是由歌舞厅的歌女引出来的。

某个体歌舞厅的老板杨胖子，因京城歌舞厅竞争日愈激烈，盈利颇微，绞尽脑汁，心生一计。他花重金把三流业余歌手“映山红”请到歌舞厅引吭助兴，暗中找了几个哥们儿佯装港台阔佬，在台下竞相点歌，哄抬“映山红”的身价。杨胖子久闻霍三“烧

包”，是个“大头”，把他捧为上宾，来此赏歌。“映山红”一出场，便与杨胖子的几个哥们儿争起来。点一支歌的起价是50块。可是，“港台阔佬”一下抬到500块。霍三的脾气发作，一拍巴掌，提到1000块。想不到对方存心斗气，翻了一倍。霍三急了眼。此时身穿大红旗袍的“映山红”在台上对他频频示意，暗送秋波，他站起来对众人道：“只要‘映出红’为我唱一首苏芮的《奉献》，我霍三敞开口子，任她点东西，她点什么，我出钱给她买什么！”这句话一出来，众人呆若木鸡。

霍三绝不食言。杨胖子暗示“映山红”狠狠儿的“宰”霍三一刀，起码要辆“桑塔纳”。“映山红”没敢开口，只提出让霍三为她买一只宠物。霍三次日开着车，携“映山红”来到京郊昌平的“神州爱犬乐园”，由她随意挑选，结果霍三掏12000元，为“映山红”买了一只荷兰种的哈巴狗。

12000元点一支歌，真是令人吃惊的‘奉献’。

记者在装饰得颇为豪华的客厅里见到了霍三。提起点歌的事，他淡然一笑：“小菜一碟，不足挂齿。不为别的，就为赌那口气，争争面子。”

记者问：“你今年刚40挂零，正是干事的岁数，为什么要当‘息爷’？”

霍三道：“这叫见好就收。买卖地上风险太大，稍不留神就栽跟头。我有一个哥们儿在秀水街练摊儿，挣了也有十几万，可是这小子贪得无厌，前些日子从福建趸来一批录相机，到站一看全是水货，一下就交待出去10多万。挣得差不多就‘歇菜’，享享清福，干吗那么奔命呢？”

记者又问及他们这些吃息者斗富的怪举。

他沉吟良久道：“过去穷，没人看得起咱们，尝够了世间的人情冷暖。现在手头有了钱，不能再夹着尾巴做人啦，跟那些势力眼逗逗闷子，杀杀青，挺开心。玩嘛。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记者看他那种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样子，联想到当年他家

境贫寒受人奚落的穷酸相，对于他现在的畸形心态，能体会出个中三味来。

B篇：对社会的一种报复

——自称“多余的人”的自白

雨果在名作《悲惨世界》中写道：“你在某些时候，不妨对于一个运用心思的人，望穿他那阴沉的面容，深入到皮里，探索他的心情，穷究他的思绪。在那种外表的寂静下面，有荷马诗中的那种巨灵的搏斗，弥尔顿诗中那种龙蛇的混战，但丁诗中那种幻象的萦绕。人心是广漠辽阔的天地，人在面对良心，省察胸中抱负和日常行动的时候，往往黯然神伤！”

用这段话来描写本篇所介绍的女士再恰当不过。

陈女士与某国年逾五旬的电气工程师杰克是在京城某高级饭店的酒吧里相识的。

头一面，杰克就被陈女士的绰约风姿和东方女性的温柔迷住了。陈女士的舞跳得极好，轻盈舒缓的体态，婉约多姿的舞步，使在场的人频频投来羡慕的目光。曲终人散，杰克操着生硬的汉语殷勤地提议与陈女士喝一杯。酒喝到最后，杰克把那只生满汗毛的大手轻轻地放在陈女士腿上。陈女士不失礼貌地把那只手移开，回赠给他一个撩人的媚笑。杰克心有所动，提出次日与陈女士去八达岭长城游览。陈女士点头应允并如约前往。在长城上，他们照了几张像，到烽火台时，陈女士轻挽杰克的手臂，他们宛如一对情侣。当晚回到饭店，杰克设宴款待陈女士。欲火中烧的杰克提出夜里到陈女士的客房看看，陈女士露出难以捉摸的微笑。杰克不明其意，拿出富商的派头，示意给2000元。显然他把陈女士当成了另外一种女人。出乎意料的是陈女士听到这话勃然大怒，叭叭两记响亮的耳光。使杰克的老脸上留下红红的印记。在场的人大惊。窘迫难堪的杰克威风扫地，要对陈女士施以颜色，这时，服务员立即跑过来，搀扶气得脸色陡变的陈女士，一口一个

陈太太。陈女士正颜厉色露出自己的身份，原来她是香港某富商的“太太”。杰克自知理亏，悄然离去。

这是陈女士在这家饭店第4次使企图餐她秀色的鬼迷心窍者陷入尴尬境地。

陈女士包了这家饭店最豪华的客房。她的“丈夫”在香港经商，每隔数月来这里跟她聚会，有时她也到香港兜风。在她的名下有数十万美元存在银行里，定期取息，她属于“高层次”的吃息者。

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笔者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在那家饭店的会客厅采访了她。

她今年38岁，相貌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脸上化了淡妆，秀发披肩，一身珠光宝气，显得雍容华贵。

我开门见山地提起不久前她与杰克发生的令人不愉快的事。

她点燃一支“摩尔”，露出傲然的神态说：“我只想告诉他中国的女性是自尊自爱的，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句话并没有正面答复我的提问。

“难道您没有爱上他吗？我指的是杰克。”

她笑了，文静中带有几分妩媚。

“坦率地说，我对世界上所有男人都已经失去了爱心。除了神圣的我主耶稣。”原来她已皈依天主教，并且是挺虔诚的信徒。

在我答应为其身份和她所说的名字保密的前提下，她颇为伤感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她原来是一家大工厂的工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由于从小能歌善舞，她成了工厂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歌唱演员。在她豆蔻年华，情窦初开的时候，厂宣传队的头儿向她伸出了魔爪。被奸污后，她忍辱离开了工厂，成了无业游民，不久堕入“红尘”。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她先后委身于10多个男人，其中一半是“老外”。

当她觉得该寻个“避风港”的时候，就在这家饭店，她结识了

现在的“丈夫”。他已经50多岁，但身体很壮实，在香港有家室，跟陈女士不可能正式结婚。她只能算他的情人或是“妾”。但是他很有钱，他在香港的夫人有心脏病。他信誓旦旦，等她死后，一定正式娶陈女士。北京有他的合资企业，因此他一年当中要在这里住上几个月，他们只能在这时聚会。

她似乎已经看破红尘，对什么都不在乎，因为她手中的钱足可以供她任意挥霍享用。她恨透了那些沉于色欲的男人。所以经常略施小技，对他们进行报复。杰克的难堪亦属自投罗网。

“那么您怎么打发日子呢？”

她的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无聊。外人只知道我很富有，却难体察我内心的空虚。”

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不可能生儿育女，并且因为名声不佳，与父母兄弟姐妹都断绝了来往。她很有心计地设置了障眼法，自称到国外留学，并委托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时常把她写的信由那里转寄给她的父母，所以她的家人至今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她寄居在这家饭店。她有时无聊至极，就开上车到郊外兜风胡转。她有一只叫“丽丽”的小狗作伴。尽管饭店是绝对不许养狗的，但对她却格外地照顾。因为她的“丈夫”在这家饭店入了股。

“有时我想，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我不过是那位富商寄存在这里的‘小件物品’。我的生命在豪华外表之下有许多凄凉。”说到这里，她露出几分悲怆的神色。这完全是个心灵被扭曲的女性形象。

C篇：对过去失意的补偿

——“大鼻涕”的生活感受

罗银水不会忘记自己凄惨的童年，就象如今他衣冠楚楚手提“大哥大”驾着自己的“奥迪”在胡同里炫耀时，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大鼻涕”绰号一样。他的父亲是靠拉洋车蹬平板奔嚼谷的典型的老北京城市贫民。啃窝头就大腌萝卜的日子并没耽误他娶妻生

子，而且一口气生了三男四女。解放后，这位“骆驼祥子”成了煤铺的送煤工，罗银水的母亲靠糊纸盒贴补生活，家境的贫寒可想而知。罗银水长到10岁还没穿过一双新鞋和一身新衣服，他是“老疙瘩”，穿的都是兄长的剩儿。冬天他披着补丁棉袄到副食店扔出的筐里捡“洋落儿”，脸上永远挂着黄黄的鼻涕，所以胡同里的大人孩子都叫他“大鼻涕”。这个不雅的绰号直到他1971年分配到京郊的一家酱油厂才改了口儿。罗银水记忆最深的是一次胡同里比他大三岁的林子家里来了个坐卧车的阔亲戚。那辆半新不旧的“伏尔加”停在他家门口时，立马成了孩子们的新奇物。罗银水经不住诱惑打开车门按响了喇叭，那位趾高气扬的司机恼羞成怒，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嘴巴。林子也仗势欺人地踹了他两脚骂道：“你这德性还想摸汽车！”30多年前的这一幕使罗银水至今想起来耳根子还发烧。

罗银水没想到自己能发迹。在工厂当工人时，他很背时。平淡的日子不时出点岔子。有一次他的师傅丢了手表，不知为什么，他成了怀疑对象，血气方刚的他用拳头把几个猜疑他的人教训了一顿，得到的代价是开除工职处分通知书。那年他25岁，想赤手空拳打天下，跟人家倒服装，倒西瓜，上海南，下新疆，风餐露宿，险象环生，他尝到了生意口上的辛酸与乐趣。他没发起来，兜里有了钱，不是扔在牌桌上，便是便宜了“吃”他的那些姑娘们，折腾到32岁，才好歹凑合成了家。“商海”沉浮，他只是积蓄了一些混世的经验。想不到就在他洗心革面，重塑人生的时候，他抓住了一个“财神爷”冲他微笑的机会。

据他本人跟笔者讲，他的父亲是个极守本分的送煤工，沉默寡言，心地厚道，与人为善的举止让街坊四邻暗挑拇指，尤其是给孤老病残送煤时格外关照。有一年冬天，他给一位孤老送煤，这位清朝王爷的后代已经病入膏肓，屋里灶冷锅凉，他不但把煤码好，还帮老人生着火做好饭，使这位王爷的后代感激涕零。后来老人病危，他又把老人送到医院，守床直到魂归西去。王爷的